

迟到的感谢

董虎艇

老师悉心传授写稿技巧，热心介绍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各版面栏目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只可惜，未待稿件见报，老寿星便突然仙逝。虽然我感觉非常遗憾，但正是这次经历，更加坚定了我笔耕不辍的信念。

1990年3月，我如愿参军入伍。当过兵的都知道，部队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，我凭着在地方打下的基础，在火热的军营里写作热情高涨。尽管初期投稿屡屡石沉大海，营教导员仍为鼓励我破例给予嘉奖，让我备受鼓舞，更让全营新兵羡慕不已。苦心人，天不负。经过日夜打磨、坚持投稿，1994年，我因报道成绩突出，由战士报道员破格提拔为新闻干事。在部队多年，我先后在《解放军报》《前卫报》《战友报》以及《河南日报》《商丘日报》等多家军地报刊发表作品，却一直遗憾未能在家乡报纸上留下文字。

终于，机会来了。1996年正逢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，我写下散文《5岁那年我坐过专机》，同时寄给《前卫报》和《唐山劳动日报》。因提前有过沟通，《前卫报》将此文刊发在7月28日四版头条并配编者按，但家乡的报纸能否刊登却让我心怀忐忑。意外的是，仅隔两天，远在河南军营的我，就收到了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寄来的样报和稿费单。时光流转三十载，这份报纸我至今珍藏，手捧1996年7月31

日的这份泛黄的报纸，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。回到家乡，我写作投稿的热情更加高涨。在预备役师宣传科工作期间，除了在军内报纸发稿之外，我先后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和《唐山晚报》发表了一系列不带“兵味”的新闻作品。比如，《每逢佳节倍思“清”》《从一个烟头引来10万美金说起》《天堂银行为谁开》《12亿个米粒有多重》《难忘那次流泪的主持》等等。其中发表在1997年4月30日《唐山劳动日报》二版的《公厕“窗口”当净化》，还获得了新唐山建设“城建杯”优秀征文奖。

2000年转业后，我第一时间撰写读者来信《一位转业干部的心里话》，该信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发表后，产生良好反响。在市税务局办公室担任秘书期间，我在完成工作总结和领导讲话等综合材料之余，仅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就相继发表了《麦当劳、肯德基涉外税收新增点》《学习肯德基的“暗检查”》《有感于麦当劳铝椅背》《擎起一把巨伞》《请您记着要发票》等一大批消息、通讯和言论，其中一篇关于组织收入的“本报讯”还登上了2001年10月

24日的头版头条。虽然自2010年之后，因工作变动，事务繁忙，我一度被迫搁笔，无暇投稿，但多年习惯从未改变：每天再忙，也要翻开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看一看，哪怕只是浏览一下标题，否则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

重新拾起笔是2017年10月，这得益于一位老领导的善意提醒。他说：“笔头子不能丢喽，人身体的各个零件都怕用，唯独脑子不怕，越用越灵！”我不仅听从建议重新提笔，还开设了个人公众号“三言两语”，坚持日更。适合副刊的文章，我都会及时发给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和《唐山晚报》的编辑老师。承蒙贾宝芳、刘迪、王烁辉、魏春梅、李晓梅等老师悉心提携，多篇散文、随笔见诸报端。仅2024年，我就在日报、晚报发表作品62篇。每一期报纸，我都精心留存、整齐码放、万分珍视。

回望半生，从懵懂少年到军营干事，从基层报道员到扎根故土的写作者，我的成长之路，始终与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紧紧相连。是她，在我起步时引路，在我迷茫时点灯，在我归来时接纳。如今回望，我才真切懂得：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欠《唐山劳动日报》一声郑重的感谢！所幸，时光不老，感恩未迟。

谨以此文，致敬一路伴我成长的《唐山劳动日报》，致谢每一位默默扶持、悉心润色的编辑老师！

菜窖

汪国会

记得小时候，冬天还没到，各家各户要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精心准备挖菜窖了。

当年，我们村的东边有一个四十亩左右大的水坑，坑的四周围便是村里分给社员们挖菜窖的场地。深秋时节，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，父亲带着我拿着工具来到归属我们家的场地上开始挖菜窖。父亲先是用铁锹画一个长方形的标记，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一标记，开始向下面一层一层地深挖泥土。一锹锹的新土掘出来围拢在四周，直挖到约两米左右的深度时才停止。这个长方形的深坑就是菜窖的上面，再用绑好的高粱秆围铺盖好，接着又用新挖的泥土在上面结实实盖满遮严，只留中间一个能容得一个人进出的小长方形的窖口。窖口用早已编好的草帘子无缝隙覆盖。菜窖就这样挖成了。

入冬前夕，全村陆续有一百多个菜窖落成，将大水坑包围了起来，远远望去，菜窖便也成了一片遥远的风景。立冬一过，生产队便组织劳动力收获大白菜，而随之进行的，就是各家各户开始分菜，拉菜，择菜，最后就是将这些冬储大白菜入窖。

入窖白菜是一个细致活儿。我们掀开草帘子，从菜窖中间的小出口放下一个梯子，父亲登着梯子下到菜窖里面，我把择好的白菜一筐筐递下去，父亲将这些白菜整整齐齐码在菜窖的四壁旁。我爬在菜窖口向下看一看，错落有致的白菜简直就像是摆放成了几排艺术品。

就这样，随着寒风吹过，雪花飘落，漫长的冬天来到了我们身边。而小小的菜窖里则是始终保持着春天般的温暖，大白菜在这个恒温舒适的天地里新鲜如初，延续着它青翠的生命。一些生产队分来的土豆、萝卜、大葱等过冬菜品也放置于菜窖的角角落落，这里组合出了一个家用蔬菜的健康大家庭。

菜窖成了家庭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整个冬天，全家的一日三餐差不多都和菜窖密不可分。父亲隔三岔五地来一趟菜窖，除了整理收拾这些冬储白菜等农产品，还要背回来一筐供全家食用。一棵棵大白菜，母亲把它切成了丁，弄成块，做成丝，制成馅，或蒸或炒或熬或炖，有时辅之以粉条，抑或添块豆腐，偶尔奢侈一下，配上点猪肉……母亲竭尽全力做成不同形状、不同特点、不同味道的美味佳品，让它们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艰难而又美好的峥嵘岁月。

如今，菜窖早已成为逝去的记忆了，现在冬天里蔬菜的生产与储存方法众多，各种季节菜品随时可见，大白菜也不是人们过冬食用的绝对首选了。可当年的菜窖，却同时承载着几代人美好幸福的生活，也是人们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的乡愁！

空巢

绳静

我家住五楼，去年春天，我发现窗台的空调外机那里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鸟巢。说是鸟巢，其实不过是几根枯草、一点碎布条，乱糟糟地缠在一起。我本想伸手去拿掉，却发现巢里有三枚小了的蛋，青灰色的壳上布满了褐色斑点，安静地卧在草屑中间。

我没敢动。

第二天，一只麻雀来了。它衔着一条小虫，在窗台边跳了几下，确认没有危险，才钻进空调外机下面。我躲在窗帘后面偷看，它把小虫喂给刚孵出来的雏鸟，动作轻柔得不像话。那以后，我的生活多了许多声响。凌晨四、五点钟，雏鸟就开始叽叽喳喳地叫，吵得我睡不着。我拉上窗帘、戴上耳塞，可那声音像是能穿透一切，直往耳朵里钻。妈妈笑着说：“你小时候比它们吵多了。”我没法反驳。

天气渐渐热起来，鸟巢里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。我上网查了查，说是鸟粪和食物残渣的气味。我开始有些后悔，当初要是早点拿掉就好了。

但每次看到老麻雀喂食的场景，我又狠不下心。

它一天要来回几十趟，叼着虫子、谷粒或者面包屑，来来回回地飞。有时候下大雨，它浑身湿透，抖抖翅膀上的水，还是准时把食物送到。我隔着玻璃看它，一趟一趟地飞不累吗？雏鸟长得很快。先是长出绒毛，然后是羽毛，接着开始学着扇动翅膀。老麻雀站在窗台边缘，嘴里衔着食物，却不急着喂。雏鸟急得直叫，扑腾着翅膀往前凑。

我忽然明白了——它在教孩子飞。

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发现空调外机下面空了。巢还在，草屑还在，但鸟没了。我趴在窗台上看了很久，只看到空荡荡的巢穴和落在窗台上的几根羽毛。它们走了。连告别都没有。

那天晚上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窗外的风还是那样吹，楼下的车还是那样跑，可那个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了，像是生活里突然被抽走了什么。

妈妈看我发呆，说：“明年说不定还会来。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现在，那个鸟巢还在窗台上。有时候风吹过来，几根草被吹散，落在楼下人家的雨棚上。我没去清理，也没打算清理。

我偶尔会想，那三只小鸟现在在哪里？它们不是也像当年的老麻雀一样，在某一个城市的角落里衔泥叼草，在某个人的窗台上安家？我不知道答案。

但我知道，明年春天，我还会在窗台上放一小碟米。万一呢。

注：此文为唐山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4年度一般课题“原生态写作”高中语文特色教学实践研究(编号:CDDB24372)相关成果。

家有老小孩儿

刘超



他，他也不想拾起来。

天暖的时候，他和母亲在老家住。家里有小的电动三轮车，是前几年母亲给他买来代步的，后来他状态不好我们怕他骑车出事，一直嘱咐他不要再骑，他却总是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溜出去，去几公里外的镇上取个快递，去村里的车站打水，去邻村的超市买兜西红柿，实在没事也会沿着马路经过周围的几个村子骑上一大圈。

我和妹妹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去看他们，带他去买药、去城里吃肉饼或油条，除此，经常是我和妹妹收拾卫生或躺在炕上陪母亲闲聊，他在自己的房间看一会儿手机，再过来聊上几句。每到周五下午，他总会发微信或打电话问我和妹妹回不回去，有时我们正忙着看不到信息，不能及时回复，他就找到母亲问我们有没有消息。

这么多年，父母回城里时一直和我住在一起。去年，我身体不好，妹妹想让我清静清

静，把父亲和母亲接到她家“猫冬”。住了没有几天，父亲便和母亲说妹妹家供暖不好，闹着要回我这里。妹妹让他把空调打开。开着空调，屋里温度很高，他却仍旧将身子倚在暖气上说冷。我听说后，赶紧过去把他接了回来。妹妹说，父亲肯定就是用得计策，他知道我舍不得让他委屈着，不是她那里冷，是他想回家住。这狡黠的“老小孩儿”！

最近，父亲喜欢上了吃切糕，白糯米加红枣做成的，又甜又粘。我怕他吃多了胃不舒服，他便趁我不注意偷偷地怂恿母亲买给他吃。老李家包子也是他的最爱。因为太油腻，我说一个月最多可以吃两次。听母亲说，前几天他自己偷偷打车去吃了一次，今天上午又趁我不在家给妹妹打电话，带着他吃了一次。

这个下午，我又见他独自坐着刷着手机。家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手机视频传来的嘈杂声。这一刻，见到了曾经用并不强壮的双肩努力地

一位唐山母亲的好日子

和光

菜时会和推石磨几句，为几毛钱反复掂量；添置家里物件，更是再三斟酌，能省一分是一分。她常念叨一句话：“日子苦点不怕，咱唐山人啥苦没吃过？熬熬，总会好起来。”

一句话，藏着一代唐山母亲共同的生命底色。她们亲历过山河震颤，见过满目疮痍，亲自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。那份不服输、不低头的韧劲，就是刻在唐山人骨子里的抗震精神。那时的河头老街，河道干涸，街巷低矮，家家小院不大，院里晾着洗好的衣服，门口堆着煤块，那人间烟火气息，朴素却令人感到踏实。母亲常在老街口买菜、唠家常，闲时便侍弄院里的几盆花草，在一代米油盐酱与草木芬芳里撑起一个家，也撑起一个人们对生活的信念。

后来，日子一点一点悄然翻了新篇。煤炉换成煤气罐，再到天然气入户，屋里再也不见呛人的煤烟；小平房换成宽敞的楼房，窗明几净，冬有暖气、夏有凉风；曾经坑洼狭窄的街巷变得宽敞宽阔。最让人感慨的是南湖——那曾是开滦采煤留下的塌陷区，荒草丛生，垃圾成堆，

是城市的伤疤。谁能想到，经过治理，一点点清淤、培土、种树、引水，昔日塌陷坑、垃圾场，慢慢长出绿树碧水，从一片沉寂之地，变成全城人散步休闲的心灵港湾。母亲的日子，和这座城市一道，慢慢褪去苦涩，迎来暖意与光亮。

如今的母亲，早已不是从前围着灶台打转的模样。清晨，她悠悠悠走到南湖边散步，和老姐妹唠家常；午后，她常去修缮一新的河头老街走走，看青砖黛瓦，听市井人声，老街古韵犹在，烟火更从容。她学着用智能手机刷戏曲、看养花知识，闲来拍一拍院里盛放的花草，静静赏、慢慢品，日子也跟着花香变得温润柔软。她还会把和家人在南湖的合影设为手机壁纸，逢人便笑着说：“你看咱唐山，越变越好。”

她不再事事节俭，慢慢学会善待自己。她会给自己添一件合身的衣裳，带着孙女去吃一碗热乎饅饅、一块酥脆棋子烧饼；闲暇时，她跟着队伍在湖边扭秧歌、跳广场舞，或是守着几盆花草，在修剪浇灌间寻一份安宁自在。从前母亲的所有心思都在家人身上，如今她终于有了

往事并不如烟。从泛黄的故纸堆一路走来，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给予我的滋养与陪伴，早已沉淀在岁月深处。而我，却像一个不善表达的孩子，这么多年，始终欠她一声真诚的“感谢”。

在丰南一中读书时，我担任稻地文学社校刊主编，文字功底在一次次撰稿编校中得到锤炼。1988年，在唐山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中，我以一篇《多读书读好书》的自命题作文荣获一等奖。但是，因为英语成绩差，高考时我名落孙山。我婉拒了班主任复读的建议，一门心思想去当兵。爱才心切的语文组长丁祖怀老师主动把我推荐给宣庄镇党委孙书记，我于1989年10月成了镇里的一名报道员。

那时的我，对宣传报道几乎一窍不通，连新闻的“五个W”都不甚了解。好在镇里订阅了《唐山劳动日报》，每天报纸一到，我便从头至尾反复研读、仔细揣摩。时间久了，渐渐摸到了一点门道。一次下乡，我得知曹庄子村有一位百岁老人，耳不聋、眼不花，还能乐乐呵呵料理家务，顿觉这条线索有价值！于是我立刻上门采访，写成稿件《宣庄出了一个老寿星》寄往报社。不久，报社来电告知稿件拟用，希望补拍一张老寿星做手工的照片，以图配文刊发。我担心经验不足，特意请县委宣传部刘占玉老师陪同“二次采访”。一路上，刘

下午回到家，见父亲正躺在床上刷手机。母亲没在家，肯定又找老姐妹们闲聊去了。

父亲向来不善言辞，在城里本就没什么朋友，年岁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仅有的几个朋友也断了音讯，平日里见的也就是母亲和我家四口、妹妹一家，姑娘们有时也会来陪陪他，和他聊聊天、吃吃饭。除此，他每天的生活似乎只剩下早、中、晚三次按时吃各种各样、五颜六色的药片和胶囊。清晨不到5点，父亲就起床，左一趟右一趟在小区里走上几小圈，回到家，躺着刷一会儿手机，再出去走上一小圈，晚上不到6点就关门睡觉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偶尔会听到他在自己房间里聊得热闹，就知道他正在和我老家的老叔或者是他朋友的孩子通电话，有时候电话里也会传来他两个妹妹的声音。

总觉得父亲这样的日子就像一杯白开水，寡淡而无味。怕他无聊，妹妹和我有空时就会带他去外边转转，有时去运河边，看看花红柳绿或垂钓的人，有时去附近山里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他的大外孙，也就是我儿子，是他和母亲看大的，对姥爷感情比较深。有一天周末，孩子征求姥爷意见，带他去曹妃甸看海，母亲、我、妹妹沾光同往。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海边，不是“主角”的我们母女三人正兴高采烈地凭栏远眺，看海里嬉戏游戏的水鸟，结果想看海的父亲不下车，连连催促我们回家。我们想多看几眼，父亲有点不高兴，说：“没看见过水鸟吗？回去吧。”儿子看着姥爷，宠溺地笑着答应，招呼我们上车，回返。半路上，母亲问父亲，是他自己要去看海，怎么到了海边又不下车。父亲说，已经看到海了，还待着干啥。闻听此言，我们四人哈哈大笑，父亲也讪讪地笑了，像个孩子。

这几年明显感觉父亲头脑已经很迟钝了，有时我们说什么他要很久才能明白过来，性情也越发的任性。其实，他的年纪并不大，今年刚满75岁。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几次大手术，又经常服药，他的反应越来越慢，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。前几年还经常写写书法、拉拉二胡，近两年几乎再没碰毛笔和二胡了。也许是气力不济，也许是没有心思，任凭我们怎么劝

我的母亲生在丰南河头老街旁，长在煤烟漫卷的老唐山。她这一辈子，像极了脚下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——隐忍、坚韧，在苦难里扎根，在时光里向阳生长。

母亲年轻时赶上那场山河震颤的劫难，家园瞬间成废墟。自最初从废墟上扒砖拾瓦遮挡风雨，到震后建起一排排筒易房，再到住上统一规划的小平房，她和无数唐山母亲一样，用柔弱的肩膀扛起重建家园的重担。那些年，日子苦到骨子里，她从不抱怨，只是默默把家撑起来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唐山，烟囱林立，开滦矿区煤灰漫天，风过街巷，煤灰便落满屋檐、窗台。那时家住的是震后重建的小平房，冬天靠铁煤炉取暖。炉火噼啪作响，屋里暖了，呛人的煤烟却钻窗缝、钻门缝，清晨生火做饭，常常弄得人睁不开眼，连鼻子里都裹着一层黑泥。母亲每日天不亮就起身，添煤，熬稀子面粥，锅沿结着一圈厚厚的黑垢。她的手指粗糙皴裂，掌心布满硬茧，是常年洗衣、纳鞋底、缝缝补补磨出来的印记。那时日子紧巴，一分钱都要算计，买